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前蜀世家三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為人隆眉廣額狀兒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鹽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為忠武軍卒稍遷隊將苦窳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為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為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勣自稱留後僖宗即以晏弘為節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已而晏弘擁眾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為養子僖宗還



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神策軍宿衛光啓元年河中主重  
榮與令孜爭鹽池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  
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為清道使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  
塗驛李昌符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  
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僖宗已至  
興元令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已致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  
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為西川監軍楊復恭  
代為軍容使復恭出建為璧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  
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揚行遷又攻利州  
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  
五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彦朗  
與建有舊建聞令孜召已大喜因至梓州謂彦朗曰十軍

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屬託  
彦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  
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彦朗聞之出兵助建  
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止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  
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敗之虜獲  
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州行章與建相持蒙  
陽新都百餘日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洵為兩川宣諭和  
協使詔彦朗等罷兵彦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為建求旌節  
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  
雅為永平軍拜建節度使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將  
彦朗等兵討之昭宗以建為招討牙內都指揮使又之不  
克建為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又無功



奈何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  
中原以固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決  
建遣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鬻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  
饑須此為食爾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已去  
建即以兵扼劔門兩川由是阻絕山行章也廣都建擊敗  
之行章走眉州以州降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戎茂喜  
叩諸州皆殺刺史降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  
曰老夫與公相厚何憊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  
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  
觀察牌印授建明日敬瑄開門迎建建將入城以張勅為  
都虞候戒其軍士曰吾以張勅為虞候矣汝等無犯其令  
幸勅執而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也

建入城軍士剽略劫殺百人而後止建遷敬瑄于雅州使  
殺之復以令孜為監軍既而亦殺之天順二年十月唐以  
建為檢校司徒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東川節度副使兼  
彥暉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彥暉東川旌節縣州刺史常  
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王宗滌等討厚自彥朗死  
建欲圖并東川而未由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兵已破  
厚彥暉必出犒師即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等擊厚敗  
之鍾陽厚走還縣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之彥暉已得  
節辭疾不出犒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攻之十二月宗  
滌敗彥暉于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三年五月昭宗  
遣宦者袁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使



王肇以其地降于建四年宗滌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宗  
阮等出峽取渝瀘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  
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授  
建南州刺史以郊王為鳳翔節度使徙李茂貞代建為西  
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  
暉自殺彥暉將顧彥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生  
死以之指其所佩寶鐵劍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劍及  
城將破彥瑤與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以王  
宗滌為東川留後唐即以宗滌為節度使於是并有兩川  
之地是時鳳翔李茂貞兼據梁洋秦隴數以兵侵建天復  
元年梁太祖兵誅宦者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圍  
之茂貞閉城距守經年力窘君求與梁和建開遣人聘茂貞

許以出兵為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滌將兵五萬聲言  
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拓拔  
思敬遂以其地降于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是時荆南成  
內死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乘其間攻下夔  
施忠萬四州二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段  
元天祐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天復六年又取  
歸州於是并有二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  
納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是  
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  
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秋九月己亥建  
乃即皇帝位封其諸子為王以王宗吉為中書令韋莊為  
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為樞密使鄭騫為御



史中丞張格王錯為翰林學士周博雅為成都尹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人士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為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素之孫格濬之子也建謂其左右曰吾為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琪等百餘人並見信用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以王宗佶為太師宗佶本姓其氏建為忠武軍卒時掠得之養以為子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懿等稍長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為大司馬撓六軍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以宗佶創業功多優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佶心易之後為樞密使

猶名呼龔龍襲雖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建聞之怒曰宗佶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邪宗佶求大司馬嘗三上建以問龔龍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即與之建心益疑宗佶入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并賜鸞死六月以遂王宗懿為皇太子建加尊號英武睿聖皇帝七月黜虞貞武定二年頒永昌曆廣都嘉禾合穗三年八月有龍五十見洵陽水中十月麟見驛州十二月大赦改明年為永平元年岐王李茂貞自為梁所圍而山南入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宗侃為北路都統宗佐宗賀唐襲為三面招討使以攻岐戰于青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為茂貞兵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建至興元而還加



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二年又加號曰英武睿聖神  
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為監軍也盜唐傳國爾室  
于蜀而埋之二月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  
以獻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玘來聘推建為兄其印文曰大  
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大  
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  
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之權  
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吊之遂刻其印文曰天  
蜀入梁之印劍州木連理六月麟見文州十二月黃龍見  
富義江三年正月麟見永泰五月麟見壁山有二鹿隨  
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元膺建次子也  
初名宗懿後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什仿有文二十餘

字建以為符識因取以名諸子故又更曰元膺元膺為  
殺喙屬齒多材執不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球擲馬上馳而  
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為皇太子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  
永和府置官屬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切  
學朕所為則可以保國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為之  
師唐襲建之嬖也元膺易之屢誣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  
襲樞密出為興元節度使已而襲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  
建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  
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錫文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  
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諸王建  
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  
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宅營



軍入衛元膺初不為備聞龍方兵以為誅已乃與伶人安  
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答  
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龍與龍戰神武  
門龍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兵敗皆  
潰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  
建遣宗翰招諭之宗翰未至為衛兵所殺建乃立其幼子  
鄭王宗衍為太子曰龍見邛州江四年荆南高季昌僞蜀  
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于瞿唐八月殺黔南節度使王宗  
訓及南蠻攻掠界上建遣夔王宗範擊敗之于大渡河麟  
見昌州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像於壁又起扶天  
閣畫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遣王宗儔等攻岐  
取其秦鳳階成四州五年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於

是以其族來通正元年遣王宗勳等率兵十二萬出大散  
關攻岐取隴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群  
書以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為文思殿大學士黃龍見  
大昌池十月大赦改元十二月又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  
漢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復  
國號蜀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晚多內寵賢妃  
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宸等  
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宸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宸  
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臣聞建疾皆  
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宸欲為變乃殺之建  
因以謂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為太子用思擇人未  
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光嗣為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太



于立去宗名衍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衛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  
王宗輅韓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昂興王宗  
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母寵得  
立為皇太子開宗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衍為人方  
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為浮艷之詞元  
膺死建以函王宗輅貌類已信王宗傑於諸子最材賢欲  
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老妃與宦者唐文展  
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為  
太子建卒衍立謚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  
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  
因尊其母徐氏為皇太后后妹淑妃為皇太妃太后太妃

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  
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少荒淫委其  
政於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僊等  
而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為狎客起宣華苑苑有  
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  
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  
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為言  
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譁嘲  
之坐上諠然衍不能省也蜀人富而喜遨當王氏晚年俗  
競為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為不祥  
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  
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



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髮鬢然更施朱粉號醉  
粧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  
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  
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  
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為聖德明孝皇帝  
二年冬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自  
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  
三年正月還成都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為聖  
祖至道王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正  
殿塑之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六年以王承休  
為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休以官者得幸為宣  
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

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  
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  
代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  
衍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化漢州三  
學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群臣切諫衍不聽  
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  
殺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為居數日為崇韜所殺宗壽許  
氏民家子也建以同姓錄之為子宗壽好學工琴奕為人  
恬退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為鎮江軍節度使衍既立宗壽  
為太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娛衍為淫亂獨宗壽  
常切諫之後為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魏王  
常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街僻大動從衍東遷至



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沾襟曰早從王言豈  
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澠池聞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  
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契之明宗嘉其忠以為保  
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契宗壽得王氏  
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二趙村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  
其惑也予讀蜀書皇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  
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  
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  
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  
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  
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與可以為妖矣鳳凰鳥之

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  
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中因并記以為  
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由於庸  
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  
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  
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  
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  
多不可偏以名舉故書西以包眾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  
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躬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  
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  
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織緯詭恠之言鳳  
嘗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



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  
未嘗一出其二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之物  
也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上官者用適有宜爾  
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  
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  
虞吾真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  
此然則必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  
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  
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  
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  
有以思焉唐前蜀書渾曆圖九國志皆云建以唐天順二年入成都  
今以為定惟五代史云龍紀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建號改元者  
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則諸書皆同自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凡二十

年五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前蜀世家三

廿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

後蜀世家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宗元無高激傳汝舟校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江人也其叔父西逾當唐之末據邢洛懿三州為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為左教練使莊宗為晉王以知祥為中將使前此為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嘗知祥薦可代已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為北京以知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為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



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  
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為笑樂歎曰繼文前  
日乳臭兒爾乃能為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  
益令人悲爾吾意先帝弃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  
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異產充牣吾府因指以示  
知祥曰吾聞蜀王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同  
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文引  
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  
任圜董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  
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魏王繼文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  
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益置義勝定遠驍銳義寧飛捷等  
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延隱張業等分將之初魏王之

班師以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萬緡  
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入為相兼判三司素  
知蜀所餘錢是冬知祥加拜侍中乃以太僕卿趙季良廢  
官告賜之因以為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  
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季良有舊遂留  
之樞密使安重誨頗疑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  
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彦賓為監軍明宗入立悉誅宦者罷  
諸道監軍彦賓已罷重誨復以客省使李嚴為監軍嚴前  
使蜀既歸而獻策代蜀蜀人比自惡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彦  
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  
為功也掌書記母昭裔及諸將吏皆請止嚴無內知祥曰  
吾將有以待其來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



見之與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  
成都知祥置酒召嚴是時焦彦質雖罷猶在蜀嚴於懷  
中出詔示知祥以誅彦質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鎮  
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日安將王彥銖執嚴下斬之明宗  
不能詰初知祥鎮蜀遣人迎其家屬于太原行至鳳翔鳳  
翔節度使李從曠聞知祥殺李嚴以為知祥反矣遂留  
之明宗既不能詰而猶欲以恩信懷之乃遣客省使李仁  
矩慰諭知祥并送璽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知祥因請  
趙季良為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徙季良  
為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為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屢表  
留季良不許乃遣其將雷廷魯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  
而從之是時瓚行至縣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為行軍

司馬是歲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  
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  
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譏重威以兵鼓譟潰而歸唐以詔  
書劾重威知祥奏請無効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為必反  
四年明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  
萬緡知祥覺唐謀困已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而已  
初魏王繼岌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  
異志聽言事者用已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内諸州每除守  
將則以精兵為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  
備緩急是歲以夏魯奇為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閬  
州為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為絳州刺  
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誨表兄由是璋與知



祥皆懼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於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問趙季良季良以謂宜合從以拒唐知祥乃許於是連表請罷還唐所遣節度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長興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初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信言事者以為璋盡忠於國獨知祥可疑重誨猶欲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先反攻破閬州擒李仁矩殺之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望再拜俯伏嗚咽泣下沾襟士卒皆為之歎數明日遂舉兵反是秋明宗改封瓊華公主為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蕃冊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乃遣秘書監劉岳為冊使岳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旋明宗下

詔削奪知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為都招討使夏魯奇為副知祥遣李仁罕張業趙廷隱將兵三萬人會璋攻遂州別遣侯弘實將四千人助璋守東川又遣張武下峽取渝州唐師攻劔門殺璋守兵三千人遂入劔門璋來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以東已而聞唐軍止劔州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迫而兩川搖矣今其不進吾知易與爾十二月敬瑭及廷隱戰于劔門唐師大敗張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將袁彥超代將其兵又取黔州二年正月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仁罕為武信軍留後遣人馳魯奇首示敬瑭軍敬瑭乃班師利州李彥珂聞唐軍敗東歸乃弃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軍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院



弃城走以趙季良為留後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為艱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置一斗道路嗟怨而敬瑄軍既旋所在守將又皆弃城走明宗優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遽自請行而重誨亦以被讒得罪死明宗以謂致知祥等反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原進奉軍將杜紹本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在京師者皆無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邀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我何謝為知祥三遣使往見璋璋不聽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諷璋益疑知祥賣已因發怒以語侵昊昊乃勸知祥攻之而璋先襲破知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二萬自將擊之陣雞距橋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璋璋曰

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譟曰徒曝我於日中何不速戰璋即麾軍以戰兵始交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敗走過金鴈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豈有殺父而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知祥遣趙廷隱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并有東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為兩川之重自非岳音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本因間諜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克寧妻孟氏知祥妹也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環留事唐為供奉官明宗即遣環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為武泰軍留後季仁罕



武信軍留後趙廷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寧江軍留後李肇昭武軍留後季良等因請知祥稱王以墨制行事議未決而環至蜀知祥見環倨慢九月環自蜀還得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其餘刺史以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為之發哀遣閣門使劉政恩為官諭使政恩復命知祥始遣其將朱滉來朝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檢校太尉無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巫至南安撫制置等使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為蜀王而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先在蜀者數萬人知祥皆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屬明宗詔諭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閏正月知祥乃即皇帝位國號蜀以趙季

良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處回為樞密使李昊為翰林學士三月唐潞王舉兵於鳳翔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同兵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瓘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其地附于蜀四月知祥改元曰明德六月虔瓘等至成都知祥宴勞之虔瓘奉觴起為壽知祥手緩不能舉觴遂病以其子景為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謚為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景知祥第三子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景為行軍司馬知祥僭號以景為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祥病景監國知祥已卒而秘未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疆侯握兵專同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景而後發喪



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明德三年三月  
月焚惑犯積尸是亦以謂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以問司天  
少監胡韞韞曰按十二次起并五度至柳八度為鷄首一  
次鷄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亦乃極南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  
應多在秦晉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  
權見殺義熙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  
而蜀皆無事是亦乃止是亦好打毬走馬又為方士房中之術  
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是亦大悟即  
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其少官當擇清流昶  
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是亦  
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徵史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  
奈何勸我拒諫耶然是亦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

祥故人知祥寬厚多優縱之及其事是亦益驕蹇多踰法度  
務廣第宅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是亦即  
位數月執仁罕殺之并族其家是時李肇自鎮來朝杖而  
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廣政九年趙季  
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  
是亦懼其反乃用以為相業無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  
法厚斂蜀人蜀人大怨十一年是亦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  
謀執而殺之王處回趙廷隱相繼致仕由是故將惟臣迨  
盡是亦始親政事於朝堂置匭以通下情是時契丹滅晉漢  
高祖起于太原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  
三州附于蜀是亦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  
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及皆送款于是亦



五竹史身注  
後蜀世家  
七  
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應  
思緒景相母昭裔切諫以為不可然景志欲窺關中甚銳  
乃遣安思謙益兵向東已而漢誅思緒景出虔釗等皆罷  
歸而思謙耻於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景與翰林使王藻  
謀殺思謙而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啓其封景怒之  
其殺思謙也藻方侍側因并擒藻斬之十二年置吏部三  
銓禮部貢舉十三年景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  
子玄詰秦王判六軍事次子玄珪襲王弟仁毅襲王仁贄  
雅王仁裕嘉王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景以韓繼  
勳為雄武軍節度聞周師來伐歎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  
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為秦州監軍使季札行  
至德陽聞周兵至處馳還奏事景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

道一言曰永怒殺之乃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  
彥儔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于周景懼分遣使  
者聘于南唐東漢以張形勢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歸  
之景亦歸所獲周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于世宗世宗怒  
景無臣禮不答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  
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景使歸周景以前嘗致書世  
宗不答乃止景幼子玄寶生七歲而卒太常言無服之殤  
無贈典景問李昊昊曰晉唐德宗皇子評生四歲而卒贈  
揚州大都督封肅王此故事也景乃贈玄寶青州大都督  
追封遂王二十五年立秦王玄詰為皇太子景幸晉漢之  
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為奢侈以自娛至於溺  
哭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已下荆潭景益懼遣大程官孫遇



以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遇為邊吏所得太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光入曹彬等出歸州詔入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為景治第一區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景景遣王昭遠趙彥韜等拒命昭遠成都人也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諱為童子知祥嘗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從智諱以入知祥見之愛其惠黠時景方就學即命昭遠給事左右而見親狎景立以為捲簾使樞密使王禹偁致仕景以樞密使權重難制乃以昭遠為通奏使知樞密使事然事無大小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景母李太后常為景言昭遠不可用景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畧自許兵始發成都景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白比諸葛

亮酒酣謂吳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離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景又遣子女喆率精兵數萬守劔門玄喆輦其愛姬攜樂器伶人數十以從蜀人見者皆竊笑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劔門軍頭向韜得蜀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劔門南清彊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劔門與全斌夾攻之昭遠彥韜敗走皆見擒玄喆聞昭遠等敗亦逃歸劉光又攻夔州夔州守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不許乃自焚死而蜀兵所在奔潰將帥多被擒獲景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頽以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敵



之景歎曰吾與先君以温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景降凡六十六日初昊事王行為翰林學士行之亡也昊為草降表至是又草烏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為笑景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追贈楚王其母李氏為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為國母嘗召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鈞尚在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當如母願景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酌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為因不食而卒其餘事具國史

知祥興滅年數甚明諸書皆同蓋自同光三年乙酉入蜀至皇朝乾德三年乙丑國威凡四十一年惟借五代史云同光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四十年者繆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南漢世家五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為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質江鎮渴使以御器楮桂以而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嗣薛王知柔代為帥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琚輩起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琚玘迎知柔知柔辟隱知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彥若卒軍中推隱為留後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



書令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  
遂有南海隱優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  
最遠可以避地多將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  
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各領表王定保倪羅劉  
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胤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公管  
巡官曙唐太學博士濬崇諒之子以避亂往衡德裕之孫  
唐右補闕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善星曆唐  
司農少卿因避亂往隱數問以災變傑耻以星術事人嘗  
稱疾不起隱亦容之洞潛初為巡官秩滿客南海隱  
常師事之後以為節度副使及龔從號為陳吉凶禮法為  
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焉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  
王是歲卒年三十八弟龍立

龔初名嚴謙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龔於外舍謙妻韋氏素  
妬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龔至將殺之及見而悖劍輒墮  
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二日卒段氏養龔為己子及  
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為行軍司馬龔亦辟薛  
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龔為副使隱卒龔代立乾化二  
年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加檢校太  
傅末帝即位悉以隱官爵授龔龔封南海王唐末南海最  
後亂信宗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  
而已自隱始亦自立是時交州曲顛桂州劉士政邕州華  
廣略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盧晃稠據虔州以攻嶺上其  
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刺  
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龔曰韶州



所賴者先稠擊之虞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而歸因盡以兵事付龔龔恣平諸寨遂殺管昌龔等更置勅史卒出兵攻敗盧氏取潮韶又西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管虜士政龔取容管遂巨昭又取管管隱龔有梁初受封爵真正朔而已貞明二年龔即皇帝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謙聖武皇帝隱龔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為兵部侍郎李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胤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胤自以唐甲族耻事偽國常怏怏思歸龔乃言為光胤手書遣使問道至洛陽召其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胤驚喜為畫惡焉龔性聰悟而苛酷為刀鋸支解剝剔之刑毋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其願垂涎呀呻人以為真

較歷也又好奢侈采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內改國號漢龔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荆南及還懼其非已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龔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三年册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馬氏楚王殷女也四年春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為常七年唐莊宗入汴龍龔遣宮苑使何詞入詢中國虛實稱大漢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必亂不足憂龔大喜又性好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耻王蠻夷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是歲雲南驃信鄭良遣使致朱髯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



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封歸仁  
慶侯食邑三千戶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龍龜將  
燕賦詩龍妻及群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是八  
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美之龍初名龍又更  
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龍以應  
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龍也龍乃採周易飛  
龍在天之義為龍字音儼必是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  
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龍美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救境內  
改元曰大有遣將蘇章以神弩甲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  
索沈賀江中為巨輪於岸上築堞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  
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必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  
之盡殺楚人三年遣將李守鄺汝小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

承美至南海龔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為偽  
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顓子也克  
貞又攻占城掠其寶化貝而歸四年愛州楊廷藝叛攻交州  
刺史李進遜歸龔美遣承貞程寶廷藝寶戰死五年封子  
耀樞豈王龜圖康王洪度秦王洪熙晉王洪昌越王洪弼  
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鎮王洪操苗王洪杲循王洪暉息王  
洪邈高王洪簡同王洪建益王洪濟辨王洪道貴王洪照  
宜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九年遣將軍孫德成攻蒙州不  
克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美次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  
攻交州公美來乞師龔美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龔  
以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美逆戰海口植鐵檣海中權兵乘  
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檣檣者皆覆洪操戰死龔美收



餘衆而還十五年龍奕卒年五十四謚天皇帝廟號高祖  
陵曰康陵子玠立

玠初名洪度封秦王龔子權樞龜圖皆早死玠次當立龔  
病卧寢中召右僕射王翻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雲鶴  
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奈何吾子  
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歐欽翻為  
龔奕謀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為太子議已  
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龔奕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  
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玠改元曰光天尊  
母趙昭儀為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政玠立果不能任事  
龔奕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為樂或衣墨縷  
與娼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遇

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玠遣越王洪昌自循王洪果  
攻之遇賢圖洪昌等於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  
挾二王潰圍而走玠莫能省嶺東皆亂洪熙日益進聲妓  
誘玠為荒恣玠亦頗疑諸弟圖已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  
露索洪熙洪果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譚令漣  
林少彊少良何昌廷等習為用祗以獻玠玠宴長春宮以  
閱之玠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  
右玠立二年年年二十四謚曰煬弟晟立

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殺玠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  
為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既  
殺兄立不順懼衆不伏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屢  
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



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  
誤念來生王官公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涕泣  
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冬晟祀天南郊改元曰  
乾和群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二  
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宮晟使盜刺殺之  
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昌取賢龔素所欲  
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昌鎮王洪澤居豈州有善政是歲  
鳳皇見豈州晟怒使人酖殺之而諸弟相次見殺三年殺  
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  
安其友鄧伸以旬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憨獠  
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貝天道庠怡益懼晟聞之大怒  
以道庠伸下獄皆斬之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翻為英

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  
簡洪建洪暉洪照同日皆見殺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  
鍾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畧  
南土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  
具言楚可攻之狀晟乃遣巨象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懷恩  
攻賀州已克之楚人求救珣鑿大阱於城下覆箔於上以  
土傅之楚兵通城乘阱阱中死者數千楚人皆走珣等攻  
桂州及連宜其殿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九年冬又  
遣內侍潘崇徹攻郴州李景兵亦在與崇徹等遇戰大敗  
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既彥續  
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帛作離宮游獵故時劉氏有南宮大  
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千不可悉紀



宦者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內外專恣為殺戮晟不復省嘗  
夜飲大醉以瓜置直冷人尚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并  
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歎息  
而已十年湖南王進達以兵五萬率溪洞蠻攻郴州潘崇  
徽敗達於煨石斬首萬餘級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興  
衛王旋興桂王慶興荆王保興祥王宗興梅王十二年晟  
親耕藉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求節鉞昌濬者權子也  
權自龍時據交州龍遣洪操攻之洪操戰死遂弃不復攻  
權死子昌定立昌定卒弟昌濬立始稱臣於晟晟遣給事  
中李璵以旌節招之璵至白州昌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為  
亂道路不通璵不果行晟殺其弟洪邈十三年又殺其弟  
洪政於是龍之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晟始惶

恐遣使修貢於京師為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晟憂形於  
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牟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  
之矣因為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於城北運甓為墻晟  
親臨視之是秋卒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  
號中宗陵曰昭陵子銀立

銀初名繼興封衛王晟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寶晟性剛  
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臣宦官宮婢延遇瓊仙等至  
銀尤愚以謂群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  
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群臣  
有欲用者皆闕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銀乃與宮婢波斯  
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  
玉皇降胡子身銀於內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



衣紫裳段裾坐帳中宣稱福呼張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  
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為張言澄樞等皆  
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是左丞鍾允章參政事  
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反自二年張祀天南郊刑三  
日允章與禮官答壇四觀指麾宦官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  
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友張  
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不洽之允章與用不有舊因  
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  
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  
仇邪復入白張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張曰  
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群弟也勸張稍誅諸王張  
以為然殺其弟桂王璇興是歲建隆元年也張將邵廷珩

言於張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  
而漢血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  
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直主已出必將盡  
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張修兵為備不然悉珍  
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張憤然莫以為慮惡廷珩言直深  
恨之四年芝茵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  
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為符瑞諷群臣入賀五  
年張以宦者李托養女為貴妃專寵托為內太師居中專  
政許彥真既殺鍾允章惡龔澄樞等居已上謀殺之澄樞  
使人告彥真與友族誅之七年王師南伐克郴州晟所遣將  
暨彥贊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眾退保韶州張始思  
廷珩言遣廷珩以舟兵出沈口抗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珩



訓士卒修戰備嶺人倚以為良將有譖者投無名書言廷  
珣反鏐遣使者賜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訢廷珣無反狀  
不能救為立祠於洗口八年交州吳昌文卒其佐呂處珩  
與峯州刺史喬知祐爭立交趾大亂驩州丁璉舉兵擊破  
之鏐授璉交州節度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是時  
太祖皇帝詔李煜諭鏐使稱臣鏐怒囚煜使者龔慎儀十  
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鏐遣龔登樞守  
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  
州十月平昭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鏐喜曰昭桂連  
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  
二月平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鏐將潘崇徹先  
降師次龍頭鏐遣使請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鏐遣其

右僕射蕭淮奉表降淮行鏐惶迫復令整兵拒命美等進  
師鏐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登樞李  
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尔焚為空城師不能駐  
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鏐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  
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師次白田鏐素衣  
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鏐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候  
其後事具國史隱興城年世諸書皆同蓋自唐天祐二年隱為廣  
州節度使至皇朝開寶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舊

五代史以梁貞明二年龔備  
號為始故曰五十五年尔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六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為儒裨將宗衡等攻揚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趨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又不克遣殷與建峰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眾數萬乾寧二年入湖南次澧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峯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勛建峯取勛鎧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為關兵戍還開門內之遂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六

一



殺處訥建峰自稱留後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  
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為邵州刺史建峰不與勛率兵攻  
湘鄉建峯遣殷擊勛於邵州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  
部曲飲酒譁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搗  
擊殺建峰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為帥佶將入府乘馬輒  
蹶齧傷佶解佶卧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  
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  
至佶乘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佶召殷上乃率將吏下  
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  
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  
管劉士政則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  
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

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阮之遂圍桂  
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  
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竇為揚行密所執行  
密收儒餘兵為黑雲都以竇為指揮使竇從行密攻戰數  
有功為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竇誰家子竇曰馬  
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竇不對他  
日又問之竇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  
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  
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為吾合二國之  
權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竇歸  
殷大喜表竇節度副使行密遣其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  
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



遂攻殷殷遣秦彥暉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存等屢戰不勝乃致書于殷以求和殷欲許彥暉曰淮人多詐將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瀏陽舟截江口擊大敗之殺存及陳知新彥暉取岳州梁太祖即位殷遣使脩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荆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昌言曰三世將家想不能免常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基母章曰吾與楚人為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

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堵上乃奔於楚基母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昔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州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朗州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朗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州懷辰州宋鄴叙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明升朗州為永順軍表張佶節度使殷少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開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用上將軍殷以其弟實為左相存為右相庾光圖等十八人為學士末帝時加殷臣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



駕南巡纒堪飲馬爾莊宗嘉之壯宗平蜀殷大懇表求致  
仕莊宗下爾書尉勞之明宗即遣使修貢并賀明年正  
月荆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弼恩殷遣袁詮王環等攻之  
至宜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兵方尚寡與揚行密成納  
劉龍等為敵國殷患之問策於甘肅將高郁郁曰成納地狹  
兵寡不足為吾患而劉龍志在五管而已揚行密孫儒之  
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懽心公尊王仗順霸者之業  
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誅隣敵然後退脩兵農  
畜勇而有待爾於是殷如修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  
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鄆復等州置郵務以賣茶其利  
十倍郁又調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  
以通商旅而收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

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  
禮請如三公用竹册乃遣尚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册封  
之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實為  
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內外  
諸軍事姚彦章為左相許德勳為右相李鐸為司徒崔頴  
為司空拓拔常為僕射馬珙為尚書文武皆進位謚其曾  
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  
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為贈  
謚曰武穆而已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荆  
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疆患之嘗  
使謀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謀者語希聲曰季昌



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患以為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取營西山將老焉大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曰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老如此而殺吾勲舊顧左右曰吾亦不父於此矣明年殷薨希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滿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

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為道士居于家故希聲卒而希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昇拓拔常等十八人比日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譁獨常沈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將大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勅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州士然走樊州遣其子師曷率諸蠻酋降于勅溪州西接梓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



乃立銅柱為表命學士李臯銘之於是南寧州酋長莫彥  
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  
部祥柯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  
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為  
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  
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觀廷諫希範曰先王  
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  
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與霸者立功  
之時誠能來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  
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士末為兒女子之樂乎希範  
謝之思觀噴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  
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希廣立

希廣字德不希範同母弟也 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常  
入謁希範呼閤者指常曰吾 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乃謝  
絕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為 忠方口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  
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範 希廣不從希範為朗州節度  
使希範之卒希範自朗州來 奔喪希廣將劉彥瑁謀曰武  
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 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  
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 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  
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 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  
範於碓石止之於碧湘宮厚 賂以遣之希範憤然而去乃  
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 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  
勞講解之希範怒送款於李 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  
瑁許可瑁等禦之彥瑁敗希 範於僕射州希範去誘溪洞



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洪璉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  
遏諸蠻劉彥瑀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萼彥瑀敗於涓洲希  
廣大懼遣使請兵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萼率舟兵  
沿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斌貞堅城不戰希  
萼呼斌貞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斌貞曰君王兄弟不  
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  
不盡節希萼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瑀許可  
瓊屯水東彭師高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  
雜以蠻延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  
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希廣以為可而可瓊已陰  
送款於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師高請可瓊計事瞋目叱之  
曰視汝父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

之希廣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戰于門中希  
萼少嗣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萼宏滌聞之皆潰希廣率妻  
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  
為惡徒為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  
不對遂縊殺之乾祐三年希萼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  
大亂希萼遂臣於李景景用封希萼楚王希萼悉以軍政  
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等謀作亂  
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  
士執梃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  
遣彭師高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高奉希萼為衡山王臣  
於李景希崇懇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  
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崇



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  
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  
人歸京師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衛大將軍希貫右千  
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濬希知希朗皆為節度行軍司馬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達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  
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為辰州刺史進達少為靜江軍卒事  
希範為指揮使希範攻希廣以進達為先鋒陷長沙長沙  
遭亂殘毀希範使進達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愁怨進達  
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外歸武陵希範方醉不能省  
明日遣將唐者翫追之及于武陵堅羽戰大敗而還進達乃逐  
出留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為副進達自為副已而希  
範將徐威等作亂縛希範而立希崇湖南大亂李景遣邊

鎬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言不從遣進達與行軍  
司馬何景直等攻鎬於長沙鎬敗走周廣順二年言奉表  
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  
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為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為  
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達進達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為之  
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達謀曰言將可用者不  
過何景直宋全琇尔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  
梧桂宜家等州進達因白言召景直等會兵汝晟言信之  
遣景直全琇往至比日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表  
京師周太祖即以進達為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授  
進達南面行營都統進達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  
嗣進達故時同列待進達甚謹進達左右就叔嗣求賂叔



嗣不與左右讒其短進達面罵之叔嗣慙恨語其下曰進  
達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達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嗣  
以兵襲武陵進達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外進  
達敗見殺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達俱為靜江軍卒事希範為軍  
校進達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  
將李建期進達為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為進  
達行軍司馬進達與劉言有隙行逢為書謀策遂襲殺言  
進達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  
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達或勸其入武陵叔嗣  
曰吾殺進達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  
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

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  
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為行軍司馬叔嗣  
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  
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  
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  
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  
謀為亂行逢乃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  
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  
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  
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  
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  
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



租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擁  
間乎行逢彊邀之以群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  
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  
易為逃死爾行逢為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  
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  
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快快不得行軍司馬吾死  
文表必叛當以揚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  
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  
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  
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揚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  
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即君乎年未成人而  
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

敗之初保權之令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  
至而文表為師璠所執延釗曰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  
師其後事具國史

後自唐乾寧三年入湖南至周廣  
順元年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吳越世家七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群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群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次而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玉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米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及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



此吾受全錢生爾術者君名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  
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  
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  
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館之鏐善射與起稍通圖緯諸  
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  
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  
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  
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果先鋒度險皆單騎鏐  
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跡之斬首數百級鏐曰  
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  
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曰曰臨安兵屯八百里  
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况

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  
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  
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為八  
都以鏐為都指揮使成及為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  
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侯卒約屯  
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縶取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  
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肅屯諸既昌蕭山鏐  
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肅辛約漢宏易服持  
膾刀以邀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  
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為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  
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政施堅實等以舟兵屯  
望海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



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  
宏送於鏐斬于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抗  
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  
是歲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  
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勸官  
薛朗為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  
具軍禮郊迎詔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  
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鈇攻徐約約敗走入  
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  
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為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  
州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為節度使封隴  
西郡王杭州武陵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為副使及字

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琇  
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為將校沈松皮光業林鼎羅  
隱為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  
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  
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為直妖人應智三溫  
巫韓媪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為符瑞牙將倪德儒謂昌  
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  
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  
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為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  
銘其衣曰歸我副使黃竭切戒昌以為不可昌大怒使人  
斬竭持其首至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  
自求死邪投之圍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



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重  
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  
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  
待罪鏐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溫等屯香巖石  
侯乞兵於揚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攻昌  
斬崔溫昌所用諸將徐珣湯曰表亦皆庸人不知兵遇全  
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真  
與其裨將刺羽有隙羽譖之曰自殺真兵乃敗全武執昌歸  
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  
為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  
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批心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為  
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

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為東府光  
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  
義鄉勳賞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  
于淮南揚行密遣其將康傑羅壇因攻睦州鏐遣其弟鏐  
敗儒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  
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人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  
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  
軍天復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  
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內城鏐子傳鏐  
及其將馬綽陳為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成  
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寺鏐微服踰城而  
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府全



武曰東武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縮急必召淮兵至患不  
細矣揚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閱我鏐以為然全武曰  
獨行事不必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璠  
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縮果召田頔於宣州全武等  
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璠亟召頔還頔取鏐錢百萬質鏐  
子元瓘而歸天祐元年封鏐吳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  
列宿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錦城為安  
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  
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五品且失為孫仲謀邪遂授之太祖  
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  
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  
之江西危全諷等為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

其姓改曰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為安國  
縣廣美我鄉為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  
蘇州鏐遣其弟鋹鏐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  
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  
巨竹觸經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  
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  
之本等走擒其將閻丘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  
鄉歌曰二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半斗無字  
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  
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鏐弟鏐居  
湖州擅殺成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郢王友珪立  
開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



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龍德  
元年賜鏐詔書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王冊莊  
宗不其議於有司群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王冊郭崇  
韜尤為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鏐王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  
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  
曰朝官屬皆自稱臣起王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  
用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初即位安  
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辭媼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  
昭遇韓致使吳越既還致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  
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絹表間道  
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  
一謚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少為質於田頔頔叛於吳揚行密會越兵攻  
之頔母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頔母嘗負救護之後頔將出語  
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即是日頔戰死元瓘得歸鏐卧  
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  
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  
請立之鏐乃出篋金鑰數箴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  
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王冊金印皆如鏐故事王延政  
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諲薛萬忠等攻之  
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為詩使其國  
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吝者好治  
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治盡元瓘避之火輒  
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



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二諸將皆少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闕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義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為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信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龍封吳越國王王冊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

十謚曰忠獻弟倣立

倣字文德佐卒弟倣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運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為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倣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倣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倣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外咎也進思大愬歲除盡工獻鐘馗擊鬼圖倣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倣將殺己是夕擁衛兵廢倣囚於義和院迎倣立之遷倣于東府倣歷漢周龍封吳越國王賜王冊金印世宗征淮南詔倣攻常宣二州以牽李景倣治國甲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蘇州侯吏陳滿不知景使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美亟言於倣請舉兵以應



倣相國吳程遽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為王師必未渡  
淮與程爭於倣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為景將柴克宏  
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  
僅以身免周師渡淮倣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  
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以會期吳越  
自唐末有國而揚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  
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  
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倣世宗諭之曰朕此  
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  
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倣兵甲旗  
幟農駝羊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為怯  
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歛其民以事奢僭

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必口人以至負其負則諸  
案吏及口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答數  
已則以次唱而口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答百餘人尤  
不堪其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  
中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命倣勢  
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倣嘗來朝厚禮遣  
還國倣喜益以器服珍奇為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  
中物爾何用獻為太平興國二年詔倣來朝倣舉族歸于  
京師國除其後事具國史

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  
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  
歟美置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賊崛起於王



侯而人亦樂為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  
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  
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  
歟術言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閩世家傳八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為農辰兄朝為縣史  
唐末群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  
置軍中以潮為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  
以緒為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  
兵攻緒緒率眾南奔所至剽略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  
眾數萬緒性情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懼  
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為盜者  
為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  
吾屬不自保朝夕况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  
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



軍中緒後自殺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為主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為政貪員泉人苦之聞潮略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即引兵圍彥若逾年克之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自益兵潮報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懼乃親督士卒攻破之暉見殺是歲唐即以潮為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為副使審知為人壯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為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玕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為大都督

府是時揚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之海自啓萊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二四審知雖起盜賊而為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為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為港閩人以為審知德政所致號為甘棠港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謚曰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為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



制審知喪未暮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為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以為祟而卒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時與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鱗

鱗審知次子也唐即拜鱗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初延稟與鱗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鱗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鱗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鱗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鱗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鱗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鱗攻其西門使

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鱗

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

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

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

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稟

允執鱗謂之曰子不能繼先

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

對遂殺之延稟子繼昇守建

州聞敗奔于錢塘長興三年

繼昇上書言楚王馬殷兵越王

錢鏐皆為尚書令今皆已薨

拜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鏐遂

絕朝貢鏐好鬼神道家之說

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

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鏐曰

鏐具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

六十年天子鏐欣然遂位命

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

位遣守元問寶皇去六十年

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

十年後當為大羅仙人鏐乃

即皇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

龍見真封宅改元為龍啓國

號閩道謚審知為昭武孝皇



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為長樂府而閩地狹  
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  
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資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  
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為亂鱗使彥視  
鬼於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  
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  
因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  
以為然明日諷鱗使巫視英疾巫言入北廟見英為崇順  
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鱗以語文傑文傑  
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鱗遣人問之英言頭痛鱗以  
為然即收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英嘗主閩  
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久攻建州鱗遣

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鱗情  
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  
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  
而至軍士踴躍磔文傑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鬻食立  
盡明日鱗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為鱗造檻車以謂  
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  
既成首被其毒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為鱗殺延稟  
有功而典親兵鱗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為馬以  
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為馬非高  
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  
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鱗斬賜與金帛慰安  
之退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遺後世患



卒誣以罪殺之鱗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谷審知婢  
金鳳姓陳氏鱗嬖之遂立以為后初鱗有嬖吏歸守明者  
必色見倖號歸郎鱗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  
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鱗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  
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鱗婢春鸞有邑其子繼鵬  
羨之鱗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鸞鱗怏怏與之其次子  
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懇與谷玉城使李倣圖之是歲十月  
鱗饗軍于大酺殿坐中民皆然三曰見延稟來倣以為鱗病已  
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堂下明日晨朝鱗無恙問倣殺  
可殷何罪倣懼而出與繼鵬言于皇城衛士而入鱗聞鼓噪  
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殞宮人忍其苦為絕之  
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為倣所誣鱗立十年見殺謚曰惠皇

帝廟號太宗

繼鵬鱗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倣判六軍諸  
衛事倣有弑君之罪既立昶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為  
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倣殺之梟其首于市倣部曲  
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倣首奔于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  
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封昶閩王拜其子繼  
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  
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騎僮甚盛佗日損遇乙  
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偏下之  
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聞之怒損稍侵辱之損還  
昶無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  
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



遜下詔梟其罪歸其首物不納兵部貢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以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景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景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景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為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興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景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無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三年夏虹見其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為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景愈惑亂立奴婢春鸞為淑妃後立以為皇后又遣醫人陳

究以空名堂牒賣官景弟繼嚴烈六軍諸衛事景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為定衛都以自衛其賜子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辰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景宮中當有公景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景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郊素以便佞為景所親信景以人事語之郊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景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龍景及其之朕殺數人景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義立謚景曰康宗

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景世徭疆難制景相王俊每抑



折之曦亦憚倓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泉舉  
以示倓曰此將何為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  
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發塚戮  
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曦命掠  
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廷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  
皇后土貢何在廷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  
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賛坐不糾舉將加笞  
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  
彊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為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  
賛不笞曦弟延政為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  
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  
峻昇視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

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  
以繩繫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筭商之法  
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  
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棄之  
水中曦性既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苑尚氏有色而  
寵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為相曦常為牛飲羣臣  
侍酒醉而不勝有訢及私弃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弃酒  
并殺其賛者一人連重遇弒景懼為國人所討與朱文進  
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  
辨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  
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  
遊醉歸重遇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謚曰景宗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為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為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殺曦，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有德以安此土。羣臣皆莫敢議，乃掖朱文進并殺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顛守泉州，程贊守漳州，許文績守汀州。稱晉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從効詐其州人曰：「富少王兵取福州矣。吾屬屬世為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顛，迎王繼勳為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贊，迎王繼成。為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績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

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景宗聞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眾不附。以雪峯寺僧卓儼明示眾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衣冠，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于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留從効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為清源軍，以從効為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使入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而留從効亦逐景守兵，據泉漳。



二州景猶封從効晉江王周世宗時從効遣牙將蔡仲興  
為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  
為界遂不納從効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國史晉開運三年  
丙午南唐保  
大四年也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氏威江南錄書保大三年勇王氏之  
族遷于金陵者繆也據王朝實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  
人紀錄者乃用騎馬來騎馬去之識以為據遂以王朝光啓二年歲在  
丙午拜泉州刺史為始年至保大四年歲復在丙午而城故為六十一  
年然其奄有閩國則當自景福元年為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記其  
國滅丙午是也其始年則牽於識書繆矣准江南錄又差其末年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南平世家九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破右人也本名季昌也後唐獻祖廟  
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梁太祖初鎮  
宣武讓以貲得幸養為子易其姓名曰生友讓季興以  
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玄思之因冒姓朱  
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  
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  
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備破在旦夕而大王之  
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命  
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受以計引見太祖景曰  
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



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為然  
開門出追梁軍梁兵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  
茂貞後與梁和昭宗出贈景官謚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  
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當  
唐之末襄州趙匡凝龍襄破雷彥恭于荆南以其弟匡明為  
留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季興  
為荆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二年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為諸道所  
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  
緝綏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為將討梁軍司空董  
王保義等為賓客太祖崩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  
自固治城隍設樓櫓以兵攻歸峽為蜀將王宗壽所敗又

發兵聲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為孔勅所敗乃絕貢賦累  
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以衮冕劍佩貞明三  
年始復修貢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董等  
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為不可曰梁世出為仇敵夾  
河血戰垂三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泐室故臣握彊  
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為虜爾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  
士三百為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  
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  
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職為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  
動來者而及糜以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意不  
可莊宗乃止高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  
征蜀何者為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



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為榮耀季興已去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歸而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此知作季興聞京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琪等十餘人初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自取夔忠萬歸忠等州乃以季興為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嘗出兵和和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為屬郡唐大臣以為季

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季興屢請雖不得已而與之而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乃以襄州劉訓為招討使攻之不克而唐別將西方鄴克其夔忠萬三州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唐君吳開季興承王天成三年冬卒年七十一謚曰武信季興子九人長子從誨立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為世奉官累遷兼庫使賜告歸寧季興遂留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吳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為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謚曰武信三年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為人明敏多權詐



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為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穀  
望泚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  
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  
賜以甲馬百疋襄州安從進反結從誨為援從誨外為拒  
絕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為應從進  
誅從誨求郢州為屬郡高祖不許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  
原從誨遣人間道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為  
屬漢高祖陽諾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且因求郢州高  
祖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為刺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  
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田虛實以為契  
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為言杜重威悉以晉戈  
甲降虜虜置其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

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  
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  
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為譏已即  
以大卮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為小國自吳稱帝  
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李興從  
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誨或發兵加  
討即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  
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取者為賴子  
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從誨自求郢州不得  
遂自絕於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  
贈尚書令謚曰文獻子保融立從誨十五子長曰保勳次  
保正保融弟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誨時為節度副使兼諷州刺史從誨卒拜  
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王世  
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為應又  
遣客將劉扶奉牋南唐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  
所與牋大喜賜以絹萬匹荆南自後唐以來數歲貢京  
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保融以謂器械金  
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弟保紳來朝世宗  
益嘉之初季興之鎮梁以兵五千為牙兵三食皆給于梁  
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世宗平淮故  
命泰州給之保融性迂緩無材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  
保勗其從叔從義謀為亂為其徒高知訓所告徙之松滋  
而殺之宋興保融懇一歲之間三貢建隆元年以疾卒

年四十一贈太尉謚曰貞懿弟保勗立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三年保勗  
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者  
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寤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  
子繼冲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即以繼冲判內外兵馬十  
一月保勗卒年二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冲立

繼冲字成和保勗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  
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  
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  
譎城外之約其可信乎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  
曰汝挾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  
一天下之志况聖宋受命直主出邪王師豈易當也因勸



繼冲去斥候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為然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冲出迎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亟歸見旌旗甲馬市列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冲為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冲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光憲拜黃州刺史其後事具國史

梁開平元年鎮荆南至皇朝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季興與成年世甚明諸書皆同蓋自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受盛高澂傅汝舟校

劉昞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為人美鬚髯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為卒高祖事晉為河東總管度使以昞為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為樞密使新討三叛之大功而與昞素有隙昞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為宗室老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人所制昞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家籍籍下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弒昞乃謀舉兵周太祖



之自魏人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  
立乃白漢太后立昱子熲為漢嗣遣宰相馮道迎熲于徐  
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昱獨喜曰吾兒為帝  
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為飛  
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昱使者具道所以熲之意因  
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離青天子幸公無以我  
為疑昱喜益信以為然太原少尹李驥曰郭公舉兵犯順  
其勢不能為漢臣必不為劉氏立後因勸昱以兵下太行  
控孟津以俟變庶幾熲得立而罷兵也昱大罵曰  
驥府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臨刑歎曰吾  
為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  
昱聞之即并戮其妻子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佗已而周

太祖東伐漢降封熲相陰公昱遣牙將李晉奉書周太祖  
求熲歸太原而熲已死昱即慟哭為李驥立祠歲時祠之  
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即皇帝位于太原以子承鈞  
為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為宰相都押衙史光裕為宣徽  
使遣通事舍人李晉間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與  
昱約為父子之國昱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  
以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乾政事令高勳以冊尊  
昱為大漢神武皇帝并稱昱妻為皇后兀欲性豪雋漢使  
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彊之飲一夕而以醉  
卒然兀欲聞昱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  
勳以自愛黃驪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兀欲為述軋  
所弒述律代立昱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



以攻周述律遣蕭萬勵率兵五萬助曼曼出陰地攻晉州  
為王峻所敗是歲大寒曼軍凍餒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  
州為折德辰所敗德辰因取岢嵐軍周太祖崩曼聞之喜  
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  
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曼曼以張元徽為先鋒自將騎  
兵三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三千拒元徽  
于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即位以謂  
曼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伺自將擊其  
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忿顯德元年三  
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右樞密能何徽  
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岷曼亦列為  
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曼居其中衮以唐師謂

曼曰勅敵也未可輕動曼奮髯曰時不可失曼言也衮  
怒而去曼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  
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曼怒曰老措大母之沮吾軍即麾  
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入愛能徽退志志六騎軍亂步卒  
數千弃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  
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曼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  
遏曼遂敗日暮曼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  
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  
因乘勝追擊之曼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為周  
師所獲曼獨乘契丹黃驢自鵬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  
谷間得村民為鄉道誤趨平陽得作道以歸而張元徽戰  
歿于陣楊衮怒曼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曼歸為



黃驪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  
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  
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  
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於  
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為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遽  
班師初周師之圍城也彥遣王得中送揚袞以歸因乞援  
兵于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彥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  
將彥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世宗  
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袞歸無說求也世宗信  
之已而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遂見符彥自敗於高  
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七月卒年六十子承鈞立  
承鈞曼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曼卒承鈞遣人奉表契丹

自稱男述律答之以詔呼承鈞為兒許其嗣位初曼常謂  
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贊之寃義不為郭公屈爾期  
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讎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  
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稱乾祐不改  
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既立始赦境內改  
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宮劫丹遣高勳以  
兵助承鈞承鈞遣李存瓌與勳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  
世宗北伐劫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  
宗班師乃已宋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冲  
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于太原  
乞兵為援承鈞欲謀於契丹繼冲導筠意請無用契丹兵  
承鈞即率其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群臣餞之汾水僕射趙



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興師臣實憂之  
承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  
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办其德而承鈞與周  
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悅遣宣徽使盧彥質監其軍筠心益不  
平與彥質多不叶承鈞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衛  
融被執至京師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  
不遜太祖命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  
矣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傅其創遣融  
致書于承鈞求周光孫等約亦歸融太原承鈞不報融遂  
留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此然失衛融盧  
彥質吾以為恨爾承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無為  
參議國政無為棣州人方頴烏喙好學多聞善言辯嘗衣

褐為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河中無為詣軍門  
上謁詢以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為漢大臣  
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也由  
是太祖不納無為去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段嘗識之  
薦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以為相三年宿衛數直  
行首王隱劄紹趙鸞等謀作亂事覺被誅其詞連段嘗  
乃罷常樞密為汾州刺史縊殺之自是世凡舉事必稟契  
丹而鈞之立多略契丹遣使者責承鈞改元援李筠殺段  
常不以告承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奉之  
愈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  
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  
五臺山僧繼顥為鴻臚卿繼顥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



之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為浮圖後居五臺山為人多智  
善商財利自是世頗已賴之繼顯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  
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顯常得其馬以獻  
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鑛  
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即其治建寶興軍繼顯後累官  
至太師中書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太祖皇帝嘗因界上  
謀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尔  
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於七國宜下太行  
以決勝負承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  
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  
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曰天謂謀者曰為我語承鈞開爾一  
路以為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養孝

繼因立

繼因本姓薛氏父釗為卒是女妻之生繼因漢高祖以  
釗婿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  
所用妻以是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常快怏因醉拔佩刀  
刺之傷而不死釗即自裁是女後適何氏生子繼示而何  
氏及是女皆卒是女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  
為子承鈞立以繼因為太原尹承鈞嘗謂郭無為曰繼因  
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為不對承鈞病  
卧勤政閣召無為執手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因告哀於  
契丹而後立繼因服縗裳視事寢處皆自居勤政閣而承鈞  
故執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大原府解九月繼因置酒會諸  
大臣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



閤閉戶而殺之郭無為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  
初承鈞之語郭無為也繼恩怨無為不助已及立欲逐之  
而未果故霸榮之亂人皆以謂無為之謀霸榮死口滅而  
無知者無為迎繼元而立之繼元為人忍戾子十餘人皆  
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鎬錯錡錫銑於繼元為諸父皆為  
繼元所殺獨銑以佯愚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  
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為郭氏所責既而以它疾而  
卒繼元疑其殺之及立遣嬖者范超圖殺郭氏郭氏方縗  
服哭承鈞于柩前超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  
類矣繼元立改元曰廣運王師北征繼元明州城拒守太祖  
皇帝以詔書召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為安  
國軍節度使無為捧詔色動而弁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

守以拒命無為仰天慟哭拔佩刀欲自裁為左右所持繼  
元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為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  
王師蓋欲搖動弁人而弁人守意益堅宦者衛德貴察無  
為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初太祖皇帝命引  
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颺出塞之是  
時王師損兵甘草地中會歲暑者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  
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  
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  
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弁人無類矣太平興  
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弁人猶欲堅守其樞密  
副使馬峯老疾居于家昇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繼  
元乃降太宗皇帝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為右衛上將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軍封彭城公其後事具國史  
晏年世興城諸書皆同自周廣順元年建號至皇朝太平興國四年  
成凡二十八年  
餘具年譜注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十國世家年譜十一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清注文盛高穀傳及舟校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美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五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鏐之末世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五代常外尊中國豈其張軌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未足



較其得失故並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丁卯	梁太祖開平元年	李克用天祐四年	楊溥天祐四年	王建天德元年	劉隱平	馬殷開平	錢鏐開平	王審知開平	高季興開平
戊辰	二	五	五	武成					
巳巳	三	六	六	二					
庚午	四	七	七	三					
辛未	乾化元年			永平	乾化	乾化		乾化	乾化
壬申	二	九	九	二					
癸酉	未帝即位	十	十	三					
甲戌	四	十一	十一	四					
乙亥	貞明元年	十二	十二	五	貞明	貞明		貞明	貞明
丙子	二	十三	十三	通正					

丁丑	三	十四	十四	天漢	乾化				
戊寅	四	十五	十五	光天	乾化				
巳卯	五	十六	十六	乾德	乾德				
庚辰	六	十七	十七	二	四	龍德		龍德	龍德
辛巳	龍德元年	十八	十八	順義	三	五		龍德	龍德
壬午	二	十九	十九	二	四	六			
癸未	唐莊宗同光元年	二十	二十	三	五	七		同光	同光
甲申	二	二十一	二十一	四	六	八			
乙酉	三	二十二	二十二	五	七				
丙戌	明宗天成元年	二十三	二十三	威康	白龍			天成	寶正
丁亥	一	二十四	二十四	六	二			天成	寶正
戊子	三	二十五	二十五	二	三				三

五代史卷之七十一

十國世家年譜







癸丑	三	六	十一	十六	廿一	廿六	三十一	顯德	顯德
甲寅	<small>世宗朝</small>	<small>七是感</small>	十二	十七	廿二	廿七	三十二	顯德	顯德
乙卯	二	八	十三	十八	廿三	廿八	三十三	顯德	顯德
丙辰	三	九	十四	十九	廿四	廿九	三十四	顯德	顯德
丁巳	四	天會	十五	二十	廿五	三十	三十五	顯德	顯德
戊午	五	二	十六	廿一	廿六	三十一	三十六	顯德	顯德
己未	<small>共慶月</small>	<small>明正月</small>	十七	廿二	廿七	三十二	三十七	顯德	顯德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

也之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與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旻嘗致書于周求其子寶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旻之志不不忘漢為讎而以失子為讎也曰漢嘗認立寶為嗣則寶為漢之國君不獨為旻子也旻之大義宜不為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旻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旻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十國年世惟楚閩東漢三國諸家之說不同而互有得失最難考正今畧其諸說而



正其是者庶幾傳覽者不惑而一以年譜為正也。○馬氏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歷圖並云殷以長興元年卒是歲子希聲立長興三年卒而五代舊史殷列傳云殷長興二年卒享年七十八子希聲立不周歲而卒明宗本紀長興元年書希聲除節度使起復三年八月又書希聲卒今據九國志殷以大中六年歲在壬申生享年七十九蓋自大中壬申至長興元年庚寅實七十九年為得其實而希聲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歷圖皆以三年卒與明宗本紀皆合不疑惟舊史書殷卒二年及年歸于金陵五代舊史云時廣順元年也而運歷圖云乾祐二年馬氏滅者繆也初殷入湖南掘地得石識云龍起頭猪掉尾蓋殷以乾寧三年歲在丙辰自立於湖南至廣順元年辛亥而城九國志以乾祐三年為辛亥胡湘故事以顯德元年為辛亥者皆繆也惟五代舊史得其實。○王氏世次曰胡曰審知曰延翰曰鑄曰景曰曦曰延政凡七主而胡以唐景福元年歲在壬子始入福州至開運三年丙午而城實五十五年當云七主五十五年為得其實而運歷圖云五十六年九國志五代舊史紀年通譜閩中實錄閩王列傳皆云七主六十年者皆繆也。○審知五代舊史本傳云同光元年十二月卒九國志亦云同光元年卒運歷圖同光三年卒今檢五代舊史莊宗本紀同光二年五月丙午審知如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豈得卒於元年也又至四年二月庚子福建副使王延翰奏稱權知軍府事三月辛亥遂除延翰威武軍節度使以此推之審知卒當在同光三年十二月蓋閩去京師遠明年二月延翰之奏始至京師理當然也又據閩王列傳九國志皆云審知在位二十九年審知以唐乾寧四年嗣位是歲丁巳至同光三年乙酉實二十九年則運歷圖為是而舊史九國志云元年卒者皆繆也。○鑄本名廷鈞五代

舊史本傳云在位十二年九國志云在位十一年閩王列傳紀年通譜皆云在位十年蓋鑄以天祐元年殺延翰自立是歲丙戌至清泰二年乙未實十年而卒與閩王列傳合而舊史九國志皆繆也。鑄以清泰二年改元永安和是歲見殺而舊史九國志運歷圖皆無永安之號又運歷圖書錄見殺在天福元年丙申者皆繆也。○劉晏九國志云乾祐七年十一月晏卒享年六十子承鈞立特年二十九乾祐七年乃顯德元年也而五代舊史周世宗實錄運歷圖紀年通譜皆云顯德二年冬晏卒又有晏為中書舍人王保衡晉陽見聞要錄云晏乙卯生卒年六十一子承鈞立承鈞丙戌生立特年二十九保衡是晏之臣其親所見聞所得最實然而頗為傳寫差誤爾按保衡書晏乙卯生若享年六十一當於乙卯歲卒則是顯德二年也又書承鈞丙戌生立特年二十九則當是顯德元年甲寅歲也豈有晏卒於二年承鈞以元年嗣位理必不然以九國志參較晏享年六十顯德元年卒承鈞以是歲嗣位特年二十九為得其實但見聞要錄衍一字爾其云二年卒者皆繆也九國志又云承鈞立服喪三年至乾祐九年服除改十年為天會元年當是顯德四年而紀年通譜以顯德三年為天會元年者繆也晉與梁為敵國自稱天祐者二十年故首列於年譜其後遂成梁而為唐故不列於世家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四夷附錄一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常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疆為中國患三代獫狁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



矣隋唐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疆五代之際  
必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名  
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烏羅箇漫里  
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  
又以為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  
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  
八部其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  
納尾奇五曰莫沒奇六曰內舍日離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  
嗚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  
其歲久或其國有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  
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  
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擄室嶺攻之每歲秋

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  
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遙輦不任事選於其  
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  
略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止入契丹阿  
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  
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之者由是阿保機益  
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  
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  
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  
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  
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  
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



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  
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搞我諸部以為  
然共以半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  
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纂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  
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  
手約為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  
遺晉馬千匹既歸而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  
府卿高順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順還阿保機遣使者  
解里隨頃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册  
梁復遣公遠及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  
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册為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  
騎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一箭屬

莊宗期必滅契丹渾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  
未嘗封册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三年  
阿保機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  
得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至  
祈溝關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  
破新州空又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  
進引契丹數千萬人至德威懼引軍去為契丹追及大敗  
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滿山谷所得  
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文進又  
教契丹為水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  
中者輒爛隋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闖賢李存  
審等救之契丹數為李嗣源所敗乃解去契丹比作夷狄



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為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  
歲往取其骨焚之酌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  
我歟猶猪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鞮羯頗同至阿保機稍并  
服勞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  
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  
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  
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  
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  
起南樓往來歟猶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  
東向而拜日其大會曰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  
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  
兵必并擊已遣其子郁說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

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畏歟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  
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  
而為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  
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  
遠赴公之急我聞晉兵疆天下且戰有勝敗後悔何追阿  
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  
是空國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為契丹必為患不  
可召而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為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  
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  
沙河郁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  
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  
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



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慮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結在地方隅整族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直渤海等在其後必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回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出京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阿保機問曰聞尔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為衆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

也昨聞中國禍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必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踐田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齋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為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歎絕口不道於部又懼其劫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坐鎮之



間共為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二城以為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為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為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奇之遂用以為謀主阿保機攻元項室韋服諸小國皆延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莊宗示客將王緘諸之延徽懇求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匿士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也德明以為不可延徽曰阿保機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公若復得我必喜乃復走契丹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王入而下阿保機僭

號以延徽為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後卒于虜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謚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為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遣飛騰指揮使安合德報聘定州王都及唐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秃斡斡刺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秃斡擊晏球於曲陽為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赤貌益秃斡以騎七千晏球又敗之于唐河赫貌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為趙德鈞所執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秃斡斡刺皆送京師明宗斬秃斡斡刺等六百餘人而赦赫貌選其壯健者五十餘人為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為嗣然述



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為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為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于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散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為歸化歸德將軍即將又賜前所獲赫遼姓名曰狄懷惠坦列曰列知恩前刺曰原知感福即曰服懷造竭失記曰乙懷宥其餘為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其華三年以贊其華為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為王晏安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遼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

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遼前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兜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種唐時置東西狹石淥疇米磚長揚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為己利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於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遼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揆刺泊出



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摠大同彰國振  
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  
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友  
唐暹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白其母  
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  
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  
里將至太原暹人謂敬瑭曰吾為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  
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願  
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  
德光約為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  
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  
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

之此其所以勝也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暹趙  
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圍柏台不救德光謂  
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  
為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  
視予猶父已而揚光遠殺敬達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  
陽德光送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  
事已成吾命大相溫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  
北臨訣執手噓歔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匹  
戰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高  
祖已入洛德光乃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  
事劉守光守文為軍校莊宗代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  
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也其父祁為褚縣令劉守文攻



破脩縣德鈞得延壽并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為子  
延壽為人姿質妍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妻之號興平公  
主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  
壽明宗時為樞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為樞密使晉高祖  
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  
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  
會延壽於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為諸道行  
營都統延壽為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為延壽求鎮州節  
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彊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  
破太原雖代子亦可若敢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因遣使  
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己為帝德光  
指晉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即美石爛可改

也德光至路州鎖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  
汝父子自求為天子何邪德鈞慙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  
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  
為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  
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口十一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  
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改天顯十  
一年為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  
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  
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  
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德光遣中書令韓頰奉册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  
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函簿奉册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



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  
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  
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揚光遠及青州招  
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為二西出鴈門攻  
并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  
德光與趙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  
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  
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  
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  
右曰揚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  
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其兵為  
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

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  
出契丹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  
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  
束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  
琦皇甫遇等禦之遇前渡漳水與契丹戰於榆林幾為所  
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  
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  
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  
聞晉軍直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  
渴斃并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軍中呼其衆曰晉軍  
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是大風晉軍奮死  
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



領大將各咎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  
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  
以脩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嘗  
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卦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  
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不復  
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常有  
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延壽得書書偽  
為好辭報晉言身陷虜魚歸約晉發兵為應而德光將高  
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曰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  
李守貞張彥澤等出之為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  
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閉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涇漢璋  
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兵出

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  
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  
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  
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  
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  
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  
為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  
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  
光曰吾躬擐甲冑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假顧也止而不  
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  
見於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  
北皇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裘貂帽立馬



于高岡百官府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  
宣言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  
來爾遂入晉宮宮中嬪妓迎謂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  
出帝負義侯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  
門廡殿厨皆礫犬掛皮以為獸勝申午德光胡服視朝于  
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擅裘  
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巳  
朔金吾六軍殿中省自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  
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為大遼國開運四  
年為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為帝故契  
丹擊晉延壽常為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  
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

求為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為  
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  
為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  
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塗其錄尚  
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為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  
前為樞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礪為右僕射兼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晉相和凝並為宰相礪明宗  
時翰林學士啜高祖起太原唐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  
於團柏谷已而延壽為德光所鎖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  
其文學仍以為翰林學士礪常思歸逃至境上為追者所  
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  
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



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答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  
愛之如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  
延壽與礪皆不肯服而延壽別為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  
在上國時曾遣馮道奉册北朝道齎二貂冠其一宰相韓  
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以朝  
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  
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  
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齎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光明  
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於其墓側起屋  
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  
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為書  
以賜國君其書常曰報兒皇帝云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

酋豪及其通事為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  
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  
民號為打草穀東西二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  
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  
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  
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  
國舅及將以為節度使李松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  
蕭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  
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  
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  
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  
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



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  
州得髑髏十數萬枚為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井邑  
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為罪首又顧張礪  
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藥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  
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靶焉永康  
王兀欲立謚德光為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為太祖德光為  
太宗

五代史記第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  
王契丹好飲人惡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  
輒挑目剗灼不勝其毒母然喜眉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  
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  
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遙領武信  
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丹兵助晉于  
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賢召玉城使李彥紳殺突欲于其  
第晉高祖追封突欲為燕王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德  
光殺繼賢彥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兀欲德光死藥城兀欲  
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



遣人求鎮州管鑰于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  
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  
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  
為妹五月朔日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  
數行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見之延壽欣然與  
之欲俱入食頃兀欲出坐天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  
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等子一莖許我知  
南朝軍國事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女得自擅邪礪等罷  
去兀欲召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  
籍其家貲兀欲官德光遺制曰永康主大聖皇帝之嫡孫  
人白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即白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  
遣使者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奔汴州而北至鎮州

兀欲已去翰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教先帝勿用  
胡人為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鑿之是夕礪卒兀欲為  
人雋偉亦不盡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  
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  
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而  
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將廢  
之兀欲留其將麻谷守鎮州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  
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濟從行與其祖母述  
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  
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述律為人多智而忍阿保機  
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為寡婦矣汝等皆宜有  
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



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為我見先帝於地下大將  
趙思溫本中國人也以材勇為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  
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  
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  
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  
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  
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為主可乎德  
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  
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  
中人畜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  
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  
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

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荅據定州已而悉其眾以  
北麻荅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為邢州節度使兀  
欲立命守鎮州麻荅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  
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金批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  
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馮  
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  
丹入寇常以馬嘶為候其來也馬不甚嘶鳴而矛戟夜有  
光又月蝕虜衆皆懼以為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太  
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  
兀欲疆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於  
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  
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



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中多以臣者然畋  
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日書則常睡國人謂  
之睡王初不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  
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元欲死述律立遂不復  
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征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咸為  
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為合流口部署前鳳翔  
節度使王晏為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侯韓通  
為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艫船戰艦首尾數  
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  
陸行尾橋淤口關瀛漠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  
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尾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  
下三關瀛漠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

今以還漢又何惜邪述律後為唐者因其醉而殺之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  
狄則必因其疆弱予讀周且曆見世宗取瀛漠定三關兵  
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龍衣人輕萬乘  
之重於萑蒿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  
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怠世  
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  
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  
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漠三  
關遂得復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  
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  
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



邵陽縣令胡嶠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  
 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  
 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  
 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  
 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  
 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鷄鳴山云唐太  
 宗北伐聞鷄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水定關此唐故關  
 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山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  
 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御嶺  
 也可一南望而為水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  
 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文明日入斜合谷  
 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中不見日而寒尤其色出谷得平地

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文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  
 浞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  
 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  
 色燦人一日青囊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  
 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堠其所向不知為南  
 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允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  
 律兵敗而北允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  
 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  
 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觥秀才僧  
 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  
 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  
 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



五石要果七十三  
東附錄三  
五  
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  
東行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皆尤美而本犬  
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  
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前羽其地皆無草  
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行六  
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  
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  
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  
祕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  
異已而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  
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  
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

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隣嶠教其逃歸裔  
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  
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登之  
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  
以牛負物遇雨即張革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  
生肉能釀糜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  
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  
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  
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媼厥律其  
人長大髭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  
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  
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媼厥律



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  
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  
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水厚二  
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鞞劫子其人  
髡首披布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  
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鞞劫子則皆  
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  
室韋其地多銅錢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  
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  
不衣手搏猛獸語為大嗚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  
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之啜嘗有中國人至  
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

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斲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  
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鈔北行  
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  
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  
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  
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耶  
壇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群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  
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  
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采以語  
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

嶠歸錄以為隋虜記云

契丹年號諸家所記舛謬非一莫可考

光立晉高祖冊又云惟天顯九年歲次丙申是歲乃晉天福元年推而  
上之得唐天成三年戊子為天顯元年按契丹附錄德光與唐明宗同



年而立三年改元天顯與此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入汴肆赦稱會同十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為會同元年是天顯盡十年而十一年改為會同矣惟此二者其據甚明餘皆不足考也附錄所載庚戌年號多畧不書蓋無所用故不必備也

五代史記第七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四夷附錄三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受盛高濂傳汝舟校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蒼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墨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強盛至喜峯奚皆服屬之奚人常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厥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為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稼秋熟則來獲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驟以平底瓦鼎煮糝為粥以寒水解之而飲



去諸卒子掃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刺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吉利逐不魯之姊為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刺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刺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拽刺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中國自去諸徙媯州曰別為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為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乙伏乾即吐苗裔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禡中為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慕容拓拔赫連等族懿

宗時首領赫連鐸為陰山府都督與討龍勛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為晉王所破其部族流散處蔚州界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為柵莊宗為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為都督賜其姓名為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晉高祖立割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於是吐渾為契丹後屬而苦苴苛臬京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乃自五臺山入處中國契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其誚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率并鎮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亦苦契丹思得吐渾為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慰撫之終高祖時承福數遣使者朝貢後出帝與契丹絕盟召承福入朝拜大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于



河承福以其兵從出帝御虜是歲大執吐渾多病死乃遣承福歸大原居之嵐石之間劉知遠稍侵辱之承福謀復亡出塞知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曰可久白鐵匱等其羊馬此具財鉅萬計皆籍沒之其餘衆以其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初唐以承福之族為熟吐渾長興中又有生吐渾杜母兒來朝貢母兒不知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曼刺來朝不知為生熟渾蓋皆微不足考錄

達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為奚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靺鞨或屬渤海其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靺鞨當唐末必自見中國有每相溫于越相溫咸通中從朱耶赤心討龐勳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為莽油鐸等

所敗其亡入達靺鞨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多駝馬且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嘗通於中國者可見云同光中都督折文通數自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召達靺鞨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密州刺史薛敏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靺鞨蓋唐常後屬之長興二年首領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訖于顯德常來不絕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隣吐渾有地二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剝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至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為最强唐



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强者各自來朝貞明宗時詔以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驚壯皆售而所售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為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為樂去又厚以賜資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為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為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他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樂延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

悉謀勒強賴埋斯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季入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鬼悉通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至周太祖時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彥欽貪其羊馬侵擾諸部獨野雞族強不可近乃誣其族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雞族苦彥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擊野雞族殺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擊破野雞族各半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至包山度險三族共擊之軍接崖谷死傷甚衆太祖怒罪建武等遣良吏為慶州刺史以招撫之其他諸族散處



邊界上者甚衆然其無國地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者矣至唐之末為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嘗來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肅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孰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來凡四至其後不復來然突厥於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長史皆失不能紀

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者矣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二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合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二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羈縻西域三十六國唐之軍鎮監務二百餘城常以中國兵戍之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祿山之亂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而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虜文

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其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大寶具中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羗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其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其州為回鶻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其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朝義為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



以東為突厥克項所隔郵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兵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為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資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為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來請命漢即以為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因來請命帥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為交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弊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饑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師峻即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率募府率供奉官能徒一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為左衛將

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樂劉少英為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為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為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為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為瓜州團練使其所貢駝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氍毹金星罽胡桐律大鵬砂氍毹玉團



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者皆失其紀而吐  
蕃不見於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  
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  
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  
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纒帽髮亂如蓬明宗及左右皆  
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鶻為唐患尤甚其國地君世俗物見於唐著矣唐嘗以  
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為舅其國本在安陵水後為黠  
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為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  
衆西徙後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  
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  
鶻數至猶呼中國為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為甥梁乾化

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詔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  
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至唐莊宗  
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  
卿鄭績持節用仁美為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狄銀  
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天成  
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明宗遣使者用仁  
裕為順化可汗晉高祖時阿明為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  
其為狄銀親疏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  
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犂牛綠野馬獨峰駝白貂鼠羚羊  
角硃砂膃肭臍金剛鑽紅鹽罽纁駝駝之革其地宜白麥  
青麩麥黃麻葱韭胡荽以麩黍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  
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



以為禮婦人總髮為髻高五六寸以紅綃囊之既嫁則如  
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  
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縲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  
國其所齎寶玉皆鸞懸管而民犯禁為市者輒罪之周太  
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  
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撫  
來四夷其嘗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皆不  
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  
羅門為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疎勒  
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  
來貢紅氈罽毼金鞍犀牛尾玉氈毼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

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為判官開聖天為大寶于  
闐國王是歲冬十一月匡鄴等自靈州行一歲至于闐至  
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  
道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  
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點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  
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里堡沙先蒲遂登沙嶺沙嶺党  
項牙也其酋曰捺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  
五百里至甘州甘州曰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  
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  
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  
蹄木蒞木蒞四窠馬蹄亦繫四窠而綴之駝蹄則包以氈  
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



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  
辮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  
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  
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  
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窟也  
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盧磧  
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  
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吐匈奴屯於吾廬蓋其地也地  
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大風吹雪鋪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  
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羊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  
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磧  
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畏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

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緝州緝州于闐所置也在  
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  
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明殿有樓  
曰七鳳樓以蒲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  
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  
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  
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虜州涇州其南千三  
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王者此  
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  
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  
勞玉于河然後國人得勞玉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  
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匡鄴等至于闐聖



五代史系年  
天頗責請之以邀誓約臣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  
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  
鐸來

高麗本扶餘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佗夷狄有  
姓氏而其官號略可曉其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  
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而其  
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  
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  
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  
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  
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  
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于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

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叙孝經一卷  
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叙叙孔  
子所生及弟子事亦越王新義以越王為問目若今正義  
皇靈采述延年辟穀雌圖載曰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  
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  
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乞四比羽走遼  
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  
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  
據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為都督封渤海  
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  
大謹謹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其國土物產與高麗



五代史補卷三  
同謹撰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新羅并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真為樂浪郡三其後世常為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失其紀自晉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慎之地也其衆分為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鹿若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立卒史皆失

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王子桃李花立嘗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諳乃以龜年為使虎為副諳為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苴咩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為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入隨龜年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徐諳自三豆耳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遣諳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德皆不納至明宗時嵩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何華來朝貢明



宗拜甲晚寧遠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邛州六姓都鬼  
主懷安郡王勿定標莎為定遠將軍明年遣左金吾衛將  
軍馬昭遠為入蠻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祥柯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為生而無城郭聚落  
有所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為契其首領姓謝氏其名見於  
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  
冠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三萬箇朱砂五百兩蠟二百斤昆  
明在黔州西南二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披氍  
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主  
羅賤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安遣使者來使者號若王附祥  
柯以來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界雲南南鄰真

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水兒  
山羊鳥獸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五年其  
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  
水十五瓶其表以白多葉書之以香木為函猛火油以灑  
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雖敝而香不  
滅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闐占城史之所紀其西  
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且不為中國利害云





天長文庫

卷之三

七





